章节 十七 / 杂木的星光

Chapter 17 / The Stellestale

Originally Jul.06, 2021, new ver. Jul.14, 2021

2864年7月25日晨,亚州,北锥平原

在覆着苔的石板上辗转了半夜以后,她终于发觉自己竟完全的清醒过来了——在星月尚明的亚州。

借着星光,如常一般的绘画前日所见。然而,描出一个虚弱的人影以后,便难以继续下笔了——那人瞟到自己后眼中射出的希望,和随后挥之不去的绝望,已经超出能借用纸笔所表现的范围了。完全无法理解昨日所见到的一切,显然,还是有太多不知道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Ylroa 所应该出现在的地方。

东方既白, Fyrwtrovweit 也已经醒来。困惑间, 还是先行逃生为主。

「呃,如何离开这...?」

「往,往北吧...! 山脊的那边,是阿瓦诺的雅莎渥。」

「...可是你?」

「可是还有什么方案呀!」

Velantis 噤声。Fyrwtrovweit 的话完全没有错,卡拉刹属的亚卅已经是漓诺何边防最为严密的地区了,假使不借用撒卡渥的跳板,从岛的南侧,是断不可能有任何离开的希望的。

草草用完早饭,趁天还没大亮,两人行在杂木的荒野中,周围丝毫没有人声。即使是有时路过了一两个小径,也是荒芜了很久,石掩在土里,而木栅溶在水里了。卡属亚州在多年前,还因为山地运动的集中而小小繁盛过一段时间。而地图上密布的符号,如今已经腐烂在浅浅的黑土里,再没有任何矗立的建筑了。

沿着山谷向上先走到半腰,日光中,吸饱了水的土地便向上蒸腾着暑气,很快便是难忍的湿热了。Fyrwtrovweit 很快便满脸通红,张嘴如大犬般抽吸着,但空气中的水汽如又凝结在了他的肺里一样。他断是一米也再走不动了。于是,他靠着溪流的边缘歇息了下来,冷冽的溪水让这里的温度多少更能够接受一些。Velantis 无言地在山涧的泉中又灌满了空下去的水壶,便又拿出笔继续细细的勾画烁光的细节了。

汗已消去的 Fyrwtrovweit 也凑过去看了一眼, 略显尴尬地问道,

「欸? 你原本就有元素能力?」

Velantis 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声是。她早已知悉自己星元素半精灵的体质,但她直至今日,也无论如何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操纵楔。

不解地又支吾着问道,

「Ylroa...为什么会在亚州?」

「也罢,既然背叛了卡拉刹了,不如也把这做到极致——你,听说过观测者么?」

Velantis 手中的笔停下了,嘴唇尝试着移动,却迟迟发不出一点有意义的声音。

「Ylroa 君...卡拉刹的王要求我们在三个月内解决萨卡渥的残党,可是你知道,卡拉刹的...舰队规模连阿瓦诺的零头都算不上,对这种离岸的地区,毫无进攻能力。所以说,Ylroa 君便想通过这种方式...」

Velantis 的笔掉到了地上,几只蚂蚁爬上前去检视,却很快确认这并不是新鲜的食物,不欢的散去了。不惜盗窃元素使的力量么?她似乎突然有点明白为何 Fyrwtrovweit 会如此激动的逃离了。

「我猜 Ylroa 君想的是"不如试试"之类的吧。呃...唉,为了...也别为了卡拉刹啦...是我——是我把铁门打开的。」

Fyrwtrovweit 似乎也意识到这一句话下去有些奇怪,不再继续说下去了。Velantis 也翻过一页,笔下又转回了亚卅的荒野。

至到暑气已经蒸得在水边的两人都难以忍受的时候, 呆坐了许久的 Velantis 突然自言自语般地发问,

「那,我会怎么样...」

...

2864年8月3日, 亚卅, 锥平原

「...情况如此。」

「跟不上也得跟得上!要不然,你们俩也都得进那破屋子!」

于是,那两人又被斥走了,只留下 Ylroa 独自。如此,若是走脱了,制敌于意料之外的可能就完全消失了。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?他已经骑虎难下,卡拉刹的高官,除了不断疯狂的寻找升职的途径以外,下降,即代表着面对曾败者的报复,最终很难谋一善终。

不过理智上他也知道,那二人再去寻索,也只是徒劳无功。这么长的时间,他们恐怕已 经跑出锥平原地界了。

不过只要边防能够拦得住,那么一切都好。只不过,他的心里仍然打鼓,毕竟这次要拦住的,已经不是随便一个游客或逃兵了。

他回头看了看悬吊在空中陷入了沉睡的那个人影,啐了一口唾沫,混合着咒骂之语,但也没有别的方法了。Ylroa 走向了矿洞的入口,想要去把刚离开的两人呼唤。

...

「我只是想离开...」

「只是想离开...」

幻视中的人终于转过身来,电光由她身旁缠绕的乱麻中抽剥出几缕,逼近的炫光中,逐 渐闭上了眼。

「...这个炼狱般的地方...」

...

...

2864年8月7日晨、雅莎渥地区界。

绵延的山体被锈铁的篱笆截断了,林间长条的空地上,卡阿双方的驻军都正在换岗的交接。

两人乘着阵雨来到这里。雅莎渥的界墙将亚卅广阔的原始森林分开成两片,对林间跳跃的动物而言,并没有什么区别,但对人们而言,一端是开放的登山胜地,一端是神秘而可怖的人文废土。

Fyrwtrovweit 由林间故作镇定的走了出来。

「站住!」

一个卡拉刹官兵已经拿着强弩瞄准着他的头了。忽而认出来对象是何人,那官兵便又放下了弩,作出臣服的样子。军中起了一丝骚乱,深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,

「就是他,快拦住!逃兵!快!!!」

但这意识来得迟了半刻,Fyrwtrovweit 突然冲向锈坏的铁篱似乎最缺损之处,林中的 Velantis 也如箭矢般疾驰而跟随着。Fyrwtrovweit 的身影连滚带爬地消失在雅莎渥密林的深处时,Velantis 却于铁篱的尖刺处绊倒,刮擦到的右上臂顷刻血流如注,卫兵的弩箭随后来到。一瞬间,面前的通路已然被卫兵的佩剑关上了。

绝望间已不知道是要求情还是作任何可能的反击了,但黑白的辉光又在她面前浮现。挡住她的卫兵半是出于痛觉半是出于下意识地往后撤了半步,而这半步已经足够 Velantis 最终破出缺口而奔向林中——只是上衣右侧已被血染得失去了灰白的本色,左脚鞋上插着一根将客触碰到皮肤的弩箭而已。而还有元素的涌动——它已经在 Velantis 的皮肤上刻划了飘忽的痕迹了。

骚乱过后, 阿瓦诺的卫兵又开始着手修理损坏的铁篱了。